

文化经典译丛

人造天堂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法」夏尔·波德莱尔◎著

高美◎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文化经典译丛

人造天堂

LES PARADIS ARTIFICIELS

「法」夏尔·波德莱尔◎著

高美◎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造天堂 / (法) 波德莱尔著; 高美译.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 8

(文化经典译丛)

ISBN 978-7-5609-8364-6

I. ①人… II. ①波… ②高… III. ①毒品-社会问题-研究
IV. ①C913.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9452 号

人造天堂

[法] 夏尔·波德莱尔 著 高美 译

策划编辑: 王京图

责任编辑: 王京图

封面设计: 新艺·书文化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朱 霞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论酒与印度大麻——同为扩张个性的方式之间的对比 / 1

人造天堂——鸦片和印度大麻（1860 年） / 32

鸦片吸食者 / 93

论酒和印度大麻——同为扩张个性的方式之间的对比

酒

(一)

一个人很有名气，但他的傻气也出了名，这似乎是不冲突的两件事，就如同我多次在让人痛苦的愉快中证实的那般，竟然敢在饮食方面的一本书里就卫生与快乐的角度对酒进行这样的描绘：“一般认为是族长诺亚发明了酒；这是由葡萄酿造而成的一种饮料。”

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此完结。您把书翻来翻去，从前翻到后，从后又翻到前，倒着看，反着看，从右往左看，从左往右看，所有的功夫都白费，在杰出以及受人敬仰的布里亚·撒瓦兰的所著的《口味大全》里，你只能读到“族长诺亚……”和“这是……饮料”。

我觉得，有一位来自月亮或者其他非常遥远的星球的居民旅行到了我们的地球，他经历了长途跋涉，十分劳顿，肯定很想喝点什么润润喉咙暖暖胃。他想了解一下地球上的快乐以及习俗。他隐隐约约地听说地球上有一种非常美味的饮料，居民可以根据自身的勇敢以及愉悦程度任意享用。为了做出更有把握的选择，这位月球来客翻阅了著名的、权威的布里亚·撒瓦兰颁布的有关口味的神谕，发现了有关酒的那条上有如下珍贵的指示：“族长诺亚……”和“这是由……制成的饮料。”这是有利于消化的，也是非常能解释问题的。只要你阅读过这一句，你就不可能认错或者混淆酒的种类、它们各自的品质、有害之处以及它们如何作用于胃和大脑。

啊！我亲爱的朋友，不要看布里亚·撒瓦兰的书。拉瓦特尔的一本书中的第一句格言说，上帝不允许他喜欢的人看没有用的东西。拉瓦特尔是一位哲学家，没有任何一个古代或者现代的官员比他更爱人类。尽管拉瓦特尔的名字没有被用来命名任何一种点心，可是在基督徒的心里，对这位天使一样的人的记忆依然活着。但是诚实的资产者却将布里亚·撒瓦兰遗忘了，这是一种无味的奶油蛋糕，它的缺点中最小的一个就是替像连珠炮一

样的格言做辩护，那些愚笨且浅陋的格言就是来自于这本臭名昭著的名著。

假如这本伪名著的一个新版本胆敢直面现代人类的良知，那么，忧郁的或者快乐的饮者们，当你们不能如愿地在酒里寻找到回忆或者忘却，而只能透过酒瓶的底部凝望天空，渐渐被遗忘或者忘却时，你们会买这本书，把善当作恶，把善行当作冷漠吗？

当我翻开霍夫曼所著的《克莱斯勒里亚娜》时，我看到了一条奇怪的建议——想要创作一部喜歌剧，一位敬业的音乐家应该喝上些香槟，从中他可以发现剧所需要的那种冒泡的、轻松的愉快；创作宗教音乐就要喝莱茵或者朱朗松葡萄酒，这就如同进入深刻的思想的中心，可以尝到一种让人沉醉的苦涩；而英雄的音乐则与勃艮第葡萄酒如影随形，它兼具着严肃的激情以及爱国主义的推动力。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并且，除去饮者激昂的情感以外，我还在其中发现了最被德国人引以为豪的公正。

霍夫曼立起了一支十分特别的、能够将心灵的不同温度和大气现象呈现出来的心理晴雨表。人们可以看见这样的划分：轻度的带着忍耐的反讽精神；夹杂着深度

满足的孤独精神；融洽的快乐，融洽的热情，融洽的风暴，自身无法承担的讽刺的愉快，超越自我的渴望，过于客观，我的身体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用说，霍夫曼的精神晴雨表与一般的晴雨表一样，也是依据其生成序列而制定的。我认为这个晴雨表与酒的音乐性描述间存在着一种很清晰的兄弟关系。

在死亡来临之前，霍夫曼终于开始赚钱了。幸福正对他露出笑容。如同我们敬爱的、杰出的巴尔扎克一般，他在最后的关头看到从前的期望又开始闪耀。那时候，那些想要取得他的年鉴中短篇小说刊登权的出版商们为了得到他的青睐，除了付给他金钱报酬之外，还会加上一箱法国葡萄酒。

(二)

存在于酒中的深沉的喜悦啊，有谁曾识得你呢？只要一个人想要缓解悔恨，想要追念回忆，想要平复痛苦，想要建造一座空中楼阁，就必须乞灵于你，这位在葡萄藤里掩藏真身的神秘莫测的神。在内心阳光的照耀下，酒的景象是如此的广阔！人们从它这里汲取到了多么真实与炙热的第二青春！但是，它带来的快感是这么

的令人震撼，它具有的魔力是这么的难以承受！可是，说吧，你们这些法官、立法者和上流社会的人，幸福让你们变得温柔，命运赋予了你们易得的品德与健康；说吧，凭良心讲吧，你们之中的哪一个会无情地勇于指责一个饮用天才的人？

而且，酒并不是一个一直会坚信自身胜利的战士，虽然它赌咒不会怜悯抑或仁慈。酒和人很像：人们从来不会知晓自己会多么尊重它或者多么蔑视它、多么爱它或者多么恨它，也不知晓它可以做出多少高尚行为或者可怕行径。对待它，我们不可以比对自己来得更残忍，还是用平等的方式对待吧。

有的时候，我似乎能听到酒在讲话：——它是通过心讲话的，这种精神的声音只有精神才能听到。——“人们，我亲爱的人们，我想把这首歌献给你们，这首虽然有着玻璃做的牢房和软木制的插销却仍满溢着友情、快乐、光明以及希望的歌。我绝对不会忘恩负义；我明白是你赋予了我生命。我明白对你来说辛苦劳作和肩上的太阳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我会报答你赋予我生命的恩情。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因为在我滋润了由于劳作而干渴的喉咙时，我感觉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就我

而言，躺在一个正直人的胸膛里远比躺在忧郁且冷清的酒窖中来得好。这座坟墓对我来说充满了快乐，在这里我会满怀热情地达成我的使命。我将劳动人民的胃搅得天翻地覆，我通过一座隐形的楼梯登上他的大脑，在那里表演极富难度的舞蹈。

“你可曾听到我身上激荡鸣响着的来自古代的铿锵有力的曲调、爱情之歌与英雄之歌吗？我是故土之魂，一半的我是风流的，另一半却是尚武的吗？我还是礼拜日的希望。劳动让生活富足，酒让礼拜日充满希望。当你把胳膊肘架在阖家团圆的桌边，把袖子挽起来，你会自豪地将我赞颂，因为你真的感到满足。”

“我点亮了你那年迈的妻子——陪伴着你日日的忧愁和最深远的希望的人的眼睛。我让你的眼神变得温柔，我燃起了你瞳孔最深处的青春火花。至于你那可爱的小家伙，你那缺少血色的孩子，这头如驾车的马一般劳苦的可怜的小毛驴，我将让他重现童年时的鲜艳色泽，对于生命里的这个新竞争者而言，我是一种可以重塑老战士的肌肉的油。”

“如植物的精华一样，我落入了你的胸膛。我是会让经过痛苦才掘开的沟垄遍布庄稼的谷粒。我们的紧密

结合将会孕育出诗歌。我们两个会创造出一个上帝。我们如小鸟，如蝴蝶，如圣母之子，如香味，如所有有着翅膀的东西，我们会飞往无限。”

酒用它那种神秘的语言唱出了这首歌。那些内心自私、对自己兄弟的痛苦充耳不闻的人，是永远不会听到这首歌的，这些人是不幸的。

我经常在想，假如今天耶稣——基督成为了被告，也许某个检察官会认定由于累犯，他的罪行将加重。谈到酒，他天天都要喝。他天天都会重复自己的善行。也许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道德家反对他的狂热。我这里说的道德家，是指法利赛人所称的道德家。

但是，确实还有其他事情。我们略微下降一些吧。看看这些神秘人士吧，可以说，他们是依赖大城市中的排泄物而生的；因为某些职业是很奇特的。这样的人数目众多。有时我甚至会觉得恐惧，有的职业没有一点快乐可言，没有趣味，没有对疲劳的安慰，没有对痛苦的回报。我错了。这个人每天收集着首都产生的废物。这座大都市所丢弃的一切，所有她丢掉的，所有她蔑视的，所有她粉碎的，他都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收集起来。他在荒淫的档案和堆积的废物中翻阅寻找。他进行分

类，做出聪明的选择；如贪婪的人收集珍宝一般，他拾捡着工业的神咀嚼留下的垃圾，将之变为对人有用的或给人带来愉快的东西。在被晚风吹打的昏暗路灯的照射下，他来了，踏上了圣热那维夫山上那条遍布小家庭的曲折小路。他身上披着一条七号柳条披巾。他的脑袋摇晃着，踉跄地走在铺路石上，如同一位每日游荡着寻觅句的年轻诗人。他自说自话；他对着夜里冰冷而黑暗的空气吐露心声。这样的自白是辉煌的，它对最抒情的悲剧表达怜悯。“往前！齐步走！师团，冲锋，举起武器！”如同躺在赫勒拿岛上只存一息的波拿巴一般！仿佛这“七号”成为了权杖，而“柳条披肩”则成为了王袍。战争取得了胜利，可天气十分炎热。他骑着马经过凯旋门。他觉得幸福。听着热情的人群传来的欢呼声，他感到很愉悦。过一会儿，他会口头颁布一套比现存的任何法律都更完善的法律。他庄严地发了誓，一定要让他的子民得到幸福。消灭人间所有的苦难以及恶习。

可是背篓是那样的沉重，以至于他的背和腰都受了伤。他被家务的烦恼所纠缠。他被四十年间的奔波劳作碾碎了。他被年纪折磨。但是酒却如一个新的财神，它让精神的金子碾过虚弱的人们。如同一个好国王一般，

他通过服务进行统治，而他的臣民则用喉咙歌颂他的功绩。

在地球上存在着无法计数的无名人士，睡眠无法安抚他们的痛苦。对他们来说，酒变成了歌曲和诗。

也许很多人认为我非常宽容。“您替酗酒辩护，您把放荡理想化了。”我必须承认，我在善行面前没有勇气去计算不满。我说过人体可以吸收酒，对人的罪孽等同于他们的品德我表示认同。我可以做得更好吗？而且我还有别的想法。假如酒不再是人类食品中的一种，我确信这个星球的健康和精神都会出现一片空白，一种匮乏或者一种缺陷，这比人们认为酒导致的过度 and 倾斜来得更加严重。想一下那些从来不喝酒的人们，不是幼稚，就通常是些傻瓜，或者伪善的人，这难道不是很有道理么？傻瓜指的是他们一不了解人，二不了解自然，是否决传统艺术表现方式的艺术家，是对机械进行谴责的工人；伪善者是指他们只会可耻地饕餮，吹嘘自己的节制，同时又偷偷地喝酒或者喝一种别人不知晓的酒。只喝水的人会向他的同伴们隐藏一个秘密。

让人们自己进行判断吧：在数年前的一次书画展览会上，一群傻瓜在如工业品一般打磨、涂蜡以及上光的

一幅油画前面起哄。这是艺术的彻底的反面；这之于德罗灵的厨房就如同疯狂之于愚蠢、信徒之于模仿者。人们在这样的微型绘画里可以看到在飞的苍蝇。跟其他人一样，我也被吸引到了这个怪物的跟前；可是对于这种奇异的软弱我感到耻辱，因为这种吸引是丑恶的、不可抗拒的。我最终察觉到自己不自觉地被一种哲学信念引导了，我十分想知晓有着这样罪恶的荒谬行为的人具有怎样的道德特征。我和自己打了一个赌，他在本质上应该是邪恶的。我打听出的结果是我的本能让我轻松地赢得了这次心理赌博。我清楚这个怪物在天不亮就会起床，他让自己的女佣破产，并且他只喝牛奶。

讲完接下来的几个故事后我们会对此进行梳理。某天，我看到马路上聚集了一大群人；我抬头从行人的肩上看过去，我发现了一个人面朝天空躺着，睁着眼睛，看着天空，还有一个人站在他跟前，通过做手势与他交谈，躺着的人通过眼神应答对方，某种神奇的仁慈让他们的表情都充满了活力。站着的人用手势告诉躺下的人：“来吧，再靠近一点，幸福就在那里，距你只有两步路，来街角这里吧。我们还没有远离忧愁的此岸，我们还没有到达梦幻的海面；过来，大胆些吧，朋友，迈

出你日思夜想的那一步吧。”

融洽的颤动和摇晃存在于这一切之中。大约那人已经到达了海面（或者，他已然航行在小溪里），因为他的微笑是这样的怡然自得：“告诉你的朋友安静点吧。令人心旷神怡的大雾已然掩盖了忧愁的此岸；我不会再对梦幻之天提更多请求了。”甚至，我还隐隐约约地听到他说了一句话，或者发出一声叹息：“应该讲道理。”这确实是太过崇高了。可是如您所看到的这般，喝醉的时候会出现一种超越崇高的东西。那位内心一直充满宽容的朋友独自进入了酒馆，却拿了一根绳子走出来。毫无疑问，一个人航行去寻找幸福的想法是不能被他接受的；他正是因为这个才来寻找搭车的朋友；那根绳子即是车子；他将车子绑在自己的腰间。他那躺着的朋友露出微笑：很显然他理解了这个像慈母一样的想法。在打了一个结以后，他如一匹既温和又谨慎的马一般迈开了步子，一直把他的朋友拉到幸福的约会地。那个被拉着，或者说是那个被拖着的、背一直摩擦着铺路石的人，一直在微笑，那种微笑难以形容。

人们震惊了；因为这实在太过美丽，比起温情，这种超出人的诗意的力量的东西引起了更多的惊奇。

有一个来自西班牙的人，他是一个曾经与帕格尼尼结伴旅行的吉他手，这件事发生在帕格尼尼得到官方至高认可的时代以前。

他俩结伴漫游生活，像波西米亚人、流浪音乐家以及既没有家庭也没有故乡的人一样。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进行小提琴与吉他表演。他们就这样漫游了很多国家。这位西班牙人是如此有天赋，就如同俄耳甫斯说的那样：“我主宰着自然。”

不管走到何处，他总会用手指拨动琴弦，让它们发出和谐的旋律，自然而然地吸引着人群。凭借这个诀窍，他绝对不会没饭吃。人们如同跟随耶稣——基督那样跟随着他。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拒绝进食，拒绝款待一个人、一位天才、一个巫师！他可以使你的灵魂奏出最美的乐曲，这首乐曲是那么隐秘，那么不为人知，又那么晦涩难懂。人们向我保证，这人可以很容易地使用一把能发出连续声音的乐器。没有人会对帕格尼尼管理钱包和打理社会基金感觉到诧异。

钱包跟随着管理者的身体旅行；有时位置较高，有时位置较低，今天藏在靴中，明日就躲在衣服的缝中。吉他手是一个酒量很大的人，当他询问财政状况时，帕

格尼尼回答说什么都没有了，至少是几乎什么都没有了；由于帕格尼尼思想比较老派，所以他总是担心缺少什么。西班牙人相信了，或者说他假装相信了，然后就眼瞅着路的尽头，抚弄着琴弦，让他那形影不离的伙伴感到很难过。帕格尼尼走在了路的另外一边。这是他们互相之间的约定，以免彼此妨碍。两人就这样各自学习着，一边走一边工作。

之后，他俩走到了某个也许可以赚到点东西的地方，然后其中一个开始演奏自己的作品，另外一个就在边上或变奏，或伴奏，或衬托。永远不会有人懂得这样的吟游生活里蕴含的快乐和诗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分道扬镳了。西班牙人开始一个人的旅程。某个夜晚，他走到了一座位于汝拉山区的小城；他请人贴上海报，告知大家有一场音乐会将在市政厅举行。音乐会，就是他自己加上一把吉他。他在咖啡馆弹吉他有了些名气，这位奇才给城中的几位音乐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而言之，音乐会来了很多听众。

这位西班牙人在城中的某个角落——公墓边上，找到了另外一个西班牙人，他的老乡。这个人是承包墓地的，做造坟墓的石匠活。他跟任何做丧葬行业的人一